

所有的阳光都扑向雪

□重庆 施崇伟

冬至到,空气越加冷酷,风的刀子削得露出来的肌肤红成了柿子,却看不到一片六角花瓣的吐蕊,这是南方人对这个冰清玉洁时令的辜负。龟缩在陋室,借着火炉取暖的,幸有一本“下雪”的诗书。

第一场“雪”,从2600年前的上空飘来。《诗经·采薇》:“昔我往矣,杨柳依依,今我来思,雨雪霏霏。”出门时,杨树柳树依依飘扬;归来时,已是雨雪交加的严冬。这本是一首征人之歌,唤起我的是思亲之情。女儿工作在下雪的远方。当第一场雪来临时,她打来了电话:“我们这里下雪了。天气冷了,您要注意保暖呀!”微信里,看到雪地里那个在职场奔忙的丫头,不由地心疼;收到快递员送达的新棉鞋,我向着北方,吟诵着“今我来思,雨雪霏霏”。然后给她发了个信息,“过年我要来看雪。”

唐朝诗人刘长卿《逢雪宿芙蓉山主人》:“日暮苍山远,天寒白屋贫。柴门闻犬吠,风雪夜归人。”刘长卿受鄂岳观察使吴仲儒的诬陷获罪被贬为睦州司马,恰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,这也是诗人在政治生涯上走投无路的冬天。这幅风雪

夜归图,是诗人的彻寒。

我心中也有一幅风雪夜归图,刻骨铭心。1991年,和新年一起到来的是一场我们这里从来没有过的大雪,白日银妆素裹,夜晚天寒地冻。暮色降临时,雪地也是黑的。一家人正要围炉夜饭,却不见父亲的身影。先前只顾抱着孩子在雪地里照相,却不知老人出门去了。这么冷的天,他去了哪儿呢?母亲在哀叹,我在抱怨。女儿在她妈妈怀里“咿呀呀”;“我知道爷爷去哪儿了。”这时,门被寒风推开,夜色里挤进个白头,冻红的手上拎着一块羊肉。“娃娃说,她要吃嘎嘎(肉),李老头家今天杀了羊,我去分了点。她正长身体,得吃好点。”娃娃乐得直拍手,我的热泪已融进了父亲身上的雪花。

“雪”,继续坠落;诗,翻到了北宋。“人生到处知何似,应似飞鸿踏雪泥。”此诗作于苏轼经浣池忆及苏辙曾有《怀浣池寄子瞻兄》一诗,从而和之。史上最深兄弟情,岂独是兄弟,更是贤友生子由。苏轼与苏辙,两兄弟,如其名,一个是车上之轼,一个是车下之辙。《宋史》评价:“辙与兄进退出处,

无不相同,患难之中,友爱弥笃,无少怨尤,近古罕见。”世间最幸运的事,莫过于有一个肝胆相照的知己,而比这更幸运的,是这个人就是自己的至亲。苏轼一生多劫难,“乌台诗案”,他以为定是一死。绝命之时,最牵是兄弟:“与君世世为兄弟,更结来生未了因。”虽然时空的浩劫将使伟大时代的一切荡然无存,但兄弟之情则在死死生生的轮回中永恒地延续!有幸,我也有一个弟弟。他虽比我小,长得比我壮。以前家在农村,重的农活尽是他多干,生活的苦头他总比我吃得多。童年时,我们相互为伴;求索时,兄弟砥砺支持。而今,我工作在外地,老家的老父母,也尽是在照顾。前不久,父亲生病住院了,他白天忙工作,下班就往医院跑。我的眼前,仿佛看到一个在雪地里奔跑的汉子。他,就是我亏欠的兄弟!

雪与诗,看似风马牛不相及。雪是自然现象,诗则是文学体裁的一种。在这个他乡漫天飞雪日子,读诗赏“雪”,忘却世间的烦恼和忧愁;想暖和的时候,我看见所有的阳光都扑向雪。

氤氲,一碗羊肉汤喝下肚,额头沁汗,浑身同泰,御寒又进补。

冬至,吃汤圆,有团团圆圆的寓意。在江南水乡,冬至还有吃赤豆糯米饭的风俗。相传,共工氏有个作恶多端的儿子,冬至日死后变成疫鬼,为害百姓。但这个疫鬼有个弱点——忌惮赤豆,于是,人们便在冬至这一天煮吃赤豆饭,用以驱避疫鬼,防灾祛病。

以前,家乡的江苏邳州北部一带,冬至有个有趣的风俗。冬至日,农人都会把棉花秆扎成捆子,捆子不拘粗细,放到高大的椿树枝杈上,大年三十取下来,留着初一烤火。拜年的客人来了,在火盆中燃起棉花的秸秆,烤火取暖,温酒闲话。

不知这一习俗源自何时,出于何因?有何说法?礼失求诸野,或是犹存的古风,亦未可知。不过,这一古风,已被时风吹散了。

而倔强。有一天晚上外面下小雨,妈妈不让我出去,我偏要出去,玩到很晚才回来。推开沉重的大门,一阵开门关门的吱吱呀呀的响声过后,便是死一般的寂静。过道里漆黑一片,刚迈过小院圆门的青石门槛,院里突然传来的一阵阵凄厉的叫声,一个高亢,一个低吟。我循着声音用眼睛一瞥,只见四只像玻璃弹子一样黄色的眼睛,也正朝我望着。凄厉的叫声在雨夜漆黑的夜晚格外令人毛骨悚然,我飞步蹿上院子西边的石台阶猛敲房门。可怕的是房门关了,房间里的灯也被妈妈关了!不禁吓得大哭起来,坐在房门前的门槛上直打哆嗦。妈妈开灯打开了房门,我一下子仰天倒了进去……

转眼间,我离开小院已六十多年了。

鳊鲂、罗汉和虎头鲨

□连云港 张凌云

鳊鲂、罗汉和虎头鲨,都是家乡一带常见的小鱼。

这几种小鱼,除鳊鲂为学名外,后两种都是俗称。罗汉鱼的正式名称是麦穗鱼,虎头鲨是我们当地的叫法,不同与原产东南亚一带作为观赏用的同名鱼类,属塘鳢鱼科,与前两种属于鲤科的鱼差异较大。

不管用什么样的专业称呼,它们都是小鱼,极易捕捉,也极易联系起从前的幸福时光。鳊鲂鱼圆圆的,银白色,外形挺像普通的鲫鱼,但小得多,不过比一元硬币大点,罗汉鱼却要长些,看上去不如鳊鲂可爱。小时候,小孩子们都喜欢拿一个竹制的淘箩,来到码头边,将其埋进浅水里,这两种小鱼便成群结队地游过来了。待到目标到达,迅速将淘箩往上一拎,满篮子都是活蹦乱跳的它们。而且鳊鲂和罗汉鱼特别执着,前面的刚被捉,后面的又一队队游来,颇有点前赴后继的勇气。

记得从前淘米的时候,就极爱做这种游戏。将米篮沉进水里,鱼儿远远地看见一大块白色,便争先恐后地往里面钻,捉住一批,将其放掉,却又杀个回马枪再往里钻,真是好不热闹。一晃半天时间过去,母亲的催叫声已隔着几幢房子传来,这时才会恋恋不舍回家。

对虎头鲨则完全是另样的捕捉方法。虎头鲨不同于前两种浮在水面上的小鱼,属于底水鱼,外形也不一样。呈黑黄色,身上有斑纹,头大身细,与我们熟悉的黄颡鱼(即

昂刺鱼)有些类似,但也要小,一般身长不超过十厘米。虎头鲨看上去虽虎头虎脑,却“呆”得很,所以我们称之为虎呆子,它不好动,摊在手里也不会跑。

河底的芦苇丛、石头缝、砖瓦片和烂泥洞中,是虎头鲨最爱栖身的场所。小时候的夏天,我和哥哥常喜去河中摸河蚌、蚬子和螺蛳之类。感觉脚下有异物,赶紧一个猛子,扎进水里,待到露头,却常常发现手里抓到的不是河蚌之类的大家伙,一堆烂泥之间,躺着一只傻傻的虎头鲨。

鳊鲂、罗汉和虎头鲨,虽说看不起眼,但吃起来味道却不一般。

鳊鲂和罗汉,适用于和咸菜一起炖。将内脏剔除,洗净,加点小辣椒,和着新鲜的水咸菜,置于搪瓷缸中,炖一炖,一盆香辣诱人的小鱼烧咸菜就成了。热腾腾的,极下饭,喝粥怕会多喝两碗。虎头鲨这样做法就有点浪费了。若数量少,会混进其他大鱼一起红烧,味道和黄颡鱼一样鲜美,皮薄、肉嫩、少刺,可惜就是不经吃。多的时候,便会专用于烧汤。通常会伴着其他捉到的小鱼,烧出一碗金黄泛白的汤来。撒点胡椒粉,虽不如鲫鱼汤纯,但更浓,更有野味。要是放到现在,与流行的小鲢鱼汤可以媲美,堂而皇之地进入广厦宏楼。

想到家乡的这几种小鱼,耳边就仿佛听见熟悉的乡音:“冬天冬天快快来,鳊鲂儿罗汉儿烧咸菜,哪个见了,哪个爱。”

冬至琐谈

□南京 马浩

一路经过小雪、大雪,到了冬至,天气的寒值似乎到达了空前的高度。

冬至节气开始进九,冬至为头九的第一天,旧时,有“描梅”消寒的风俗。九尽杨花开,描完九九八十一朵梅花,春天便灿烂了起来。

冬至如大年。过冬至,各地有各地的风俗,北方人吃饺子、面条、喝羊肉汤,江南人吃汤圆、赤豆糯米饭、吃鸡之类等等,各有说法。

冬至吃水饺,据说是为了纪念医家张仲景,一年冬至极寒,又逢灾年,流离失所的饥民,在寒风中被冻伤了,张仲景见状,便用羊肉、辣椒及中药材煮汤,捞出羊肉、辣椒、药材等斩碎,擀面皮包成耳朵状,煮出来分给饥民吃,既果腹又治疗冻疮。后来,人们把这种面食逐渐演化,成为今天的饺子。

童年小院

□南京 杨庆仁

童年生活过的小院,在南京城南升州路上的泰仓巷。几年前我曾和海外亲友寻访过一次,可小院已经拆掉并盖上了一幢住宅楼了。

小院其实不小,它是一个东西向的长方形大院子,院里有桃树、香椿树以及当时我叫不出名字的一些树木。春天,桃树上开满了粉红色的桃花,引来蜜蜂蝴蝶围着桃花转。夏天,桃枝上结出的一个个小毛桃看起来很诱人但很涩嘴,桃树枝上、叶上还有五颜六色的毛辣子,看上一眼就让你浑身起鸡皮疙瘩,你更不能碰它。桃枝上还会分泌出一种很黏的胶,我有时会和朋友的小伙伴拿着桃枝去粘树上的知了。夏日的傍晚,住在院子里的人们习惯在地上先泼上几盆井水,把凉床和藤椅搬到院子里乘凉。我在凉床上吃过晚饭,妈妈帮

我在木盆里洗过澡,身上擦过痱子粉就躺在凉床上数着天上的星星,数着数着就进入了甜蜜的梦乡。

小院里有喇叭花,有指甲花,有跟着太阳转的葵花,还有远看像蝴蝶一样的扁豆花以及我已记不清的各种花草等。我和妈妈春天种在树下的扁豆,发芽后就长的特别快,一到夏天扁豆藤子爬满了树枝,很快结出了一串串的扁豆,全院的人都吃不完。

年幼的我从巷子里进入小院,首先要用力推开临街那又高又重的大木门,再穿过一个走廊,走廊尽头是一个不大的天井,天井的左边有用一块块青石拼砌成的大圆门,跨过圆门下面的青石门槛才能进入小院。院子很大,但只住着几户人家,显得格外空旷。

童年,我和许多孩子一样顽皮

琼崖海棠

□海南海口 陈仁红

雨下个不停,我惦念着那一树海棠,终究还是撑起伞,往植物园的那条红砖小路走去。

海棠依旧,洁白的花儿密密地悬挂枝头,在雨中幽幽地吐芳,花香醇醇,弥漫在植物园的上方。

海南人习惯把琼崖海棠直呼海棠。据古籍记载,海棠因其实用性强,能入药、能为材、能榨油,早在唐宋年间,已被海南岛民所栽下。在那遥远的年代,每当太阳西沉、夜幕四垂,人们在海棠木搭建的房子里,燃上晒干的海棠果,“海棠灯”就照亮了这孤僻荒岛的夜空。

我很小就已经知道,海南岛上生长着名贵海棠。懂事之初,每到周末,父亲刚从三亚城里回来,阖家渔人就会匆匆摇橹上岸。他们带来已坏掉的收音机,请父亲维修。一年四季,他们喜欢戴着竹笠,那竹笠总是散发着一股草木香,父亲告诉我,那是海棠油的香气。

有时,他们也接父亲出海,前往抛锚在海上的捕捞船,去修理发动机。我常常到海边等父亲归来。阳光下,刷了海棠油的竹笠油光滑亮,很是耀眼,我就大略知道了父亲在海上的位置。

常常在晚饭之后,父亲给我们讲有关海棠树的知识:讲琼崖红色娘子军借海棠籽照明的故事;讲海南岛民用海棠油疗伤的事情;讲阖家渔人用海棠木造船的本领……

后来,虽然我们搬进了城里,但逢年过节,父母带我们回老家时,总会路过一片林子,父亲说,那就是海棠林。海棠林里有个小小的村子,村民的房屋就搭建在苍劲浓郁的海棠荫蔽底下。那片海棠林子,不分季节地开着花,远远就能看见低空中那一片花海,洁白如雪。车子经过,总能闻到村子上方那一片海棠花香。花香下,有穿梭的鸟雀、有晃悠的黄狗、有啄食的小鸡。不由就很艳羡海棠树下那三五成群追逐嬉戏的孩子,艳羡他们如此富有,能够拥有一村子的花香。

当然,那一片海棠花海早已不复存在。岛上已经很少能看到琼崖海棠了,在寸土寸金的大开发中,琼崖海棠早已失去了落根的家。

在雨里,我不停地绕着眼前的这棵琼崖海棠走,突然听到了海棠的悲怆之声:在这座海岛上,我们已生息了千年,而今,我们却无处藏身;留下我们吧,春风更暖,春草更绿。

工业文明的高歌猛进,往往以牺牲自然为代价,这是何等悲怆?利奥波德在《沙乡年鉴》中说:“土地道德是要把人类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,变成这个共同体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。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,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。”但愿能有更多人想到这个问题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464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